

新 青 年 叢 書 第 一 種

社會主義史

英國克卡樸原著
英國關司增訂
李季翻譯
蔡元培序

一千九百二十年

十月出版

平裝

定價大洋八角

原 著 者 克 卡 樸

增 訂 者 關 司

翻 譯 者 李 季

發 印 行 刷 者 及 新 青 年 社

社會主義史下卷

克卡樸

Thomas Kirkup 原著

關司 Edward R. Pease 增訂

李季譯

第十章 俄羅斯革命 (Revolution in Russia)

俄羅斯社會主義的運動應當特別討論，因為這種運動和俄國特別的國情關係非常複雜。

俄國在政治上比較歐洲別的國家要落後一世紀，各種進取的黨派——從最溫和的民黨 (Wing) 起，至無政府黨止——所要求的第一樁事就是憲法上的自由。但是俄國思想界大半是傾向于國際方面的；一般爭持立憲主義的人，是和英國圓顱黨人 (Roundheads) 或法國和平民政黨人 (Girondins) 相等的，他們都習聞馬克思和蒲魯東的學說，並且深知德法兩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所以俄國政治上的時期，從我們看起來，非非紛亂，似乎是時代錯誤了 (Anachronisms)。在一方面我們看見一種中古式的教會和一種專制政治，這兩種東西的體裁與

其說他是屬於歐洲式的，不如說他是屬於亞洲式的。在他一方面，我們看見許多無政府黨人和虛無黨人（Nihilists）希望將他們的理想國家即刻就實現出來，這種目標是大多數人民所視為須經過長期的發展，才能夠達到的。俄國社會主義的運動和英國從大憲章（Magna Carta）起到一千九百十一年國會條例（The Parliament act of 1911）止這幾世紀中所爭的自由，是相等的。

俄國歷史轉入于兩大組織上，就是皇室（Tsardom）和「密爾」（Mir）。皇室是俄國政治生命的機關，而「密爾」就是俄國農民中一種社會的組織，並且大概是全國經濟的基礎。

俄國皇室在俄國歷史的發展中已經做了一番極重要的事業，這是每個有理性的人所不能夠懷疑的。皇室是一個勢力集中點，他聯合全國人民，並且統率他們和韃靼人（Tatars），土耳其（Turks）人，利曲利安人（Lithuanians），波蘭人（Poles），和瑞典人（Swedes），作長期的，激烈的，和繼續的爭鬥。俄國如果沒有皇室存在，他一定和波蘭所遭的命運是一樣的，波蘭因為落于一般無黨政黨人和極端自私自利的貴族之手，遂發生紛亂，日漸貧弱，終

至于滅亡。

俄國中央集權所以能夠成立，是由俄國各皇帝治理國家，用一種高壓手段，使各王公不得不屈服于他們權力之下，這種情形在別的國家中也是一樣的。俄國有許多皇帝如大彼得（Peter the Great）一流，都是富于創造性和勇氣的。他們將俄國人民從向來所好的舊世界的深窟中用法子趕出來；如果他們所用的方法沒有效果，他們就不惜用嚴刑重罰，去強迫一般人民向西歐開化的途徑進行。

俄國貴族既不能夠抵抗皇室，而一般僧侶尤沒有能力，和志願，去做這樁事體。俄國僧侶不是和羅馬教皇一樣，有一種國際上的大勢力去維持他們。他們是在東方希臘專制主義的習慣中淘養出來的，所無他們沒有志願去抵抗他們的元首。俄國一般農民，除掉在非常的時候，因失望到極處，迫不得已，起而作亂外，他們平常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勢力。

俄國有了以上所說的這些情形，所以便能夠結合攏來，組成一種專制政體，而這種政體的勢力和穩固，在歐洲各國中却再沒有一個例可以和他相比較。這種專制政體已經挫折過

許多很兇猛的強敵，維持國家的生存，在每一世代中，他已經將俄國勢力伸張於國外，他已經是俄國國脈中一種實在的中心點，因為他能夠滿足俄國人民要求和熱望。俄國皇室所做的事業是極關緊要的，我們對於這一點如果不能了解，那麼我們便不能夠懂得他和俄國人民感情上相維繫的緣故。

俄國一般官吏照普通人猜想起來，以為是尊照俄皇意旨奉命惟謹的人，其實他們對於俄皇的權力能夠加以一種有效力的限制。這些官吏從中央起一直到俄國極遠的邊境止，是執行俄皇命令的樞紐。然他們可以用他們所習慣的遲延消極的反抗，提議，虛偽，儀注，和種種別的方法，使俄皇的意志不得推行，或是使他的意志歸于無效。

以上的情形就是俄國的中央集權。現在我們再進而考究俄國的全體人民。工業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俄國國民生活中不過是占一小部分罷了。大多數人民仍然是直接從土地上討生活的，他們仍然是以他們所組織的「密爾」為根據的。現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密爾」是俄國式的鄉村社會，這種組織在世界各國中當農業發達時代，也是一時盛行的。

在歐洲各國中，因為經濟上種種原因的作用，和許多別的理由，那種鄉村社會便只留了一個影子；然俄國的「密爾」至今日仍然是存在的。這種「密爾」形成俄國大多數人民社會生

活和自治的特別組織；他在經濟上也是自給的。在「密爾」中，人民彼此的關係是以平等和自由為原則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們都是田奴，一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解放之後，他們才是自由的人民。「密爾」是一種社會經濟的組織，他對於一般貴族主人和皇室都是很便利的。他對於中央政府徵稅，募兵，和組織地方政府等事，是一種實在的單位。所以政府當局求力鞏固這種組織，使他足以為國民生活中一種社會的經濟的基礎。近來俄國政府因為要創造一種有財富的農民階級，遂將這種政策顛倒過來了，他們要設法破壞這種「密爾」的組織。現在俄國法律規定一般農民可以將以前不能讓與的公共土地中他們所租借的部分，變為自由保有不動產 (Freeholds)，然一般農民不大使用這種法律上所付與的權利。

後來西歐最新穎之革命的意見竟侵入一種這樣組織的國家內部。在以前的時候，俄國人民已經具有一種革命的精神。一般農民沉淪于非常的愚昧困苦之中，又受強迫；時常要

納稅當差，他們於是心中極不滿意，甚至于迫而作亂。當大加他憐（The Great Catherine）和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位的時候，一種偏于感情的自由主義，非常流行于上等階級中。但這種主義不是能夠見諸實行的，他對於俄國專制政體，也不發生什麼危險。當尼古拉（Nicholas）即位的初年，在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衛兵由許多傾心于自由主義的貴族軍官統率作亂。尼古拉掃平這種亂事，非常敏捷。他自從此時起一直到一千八百五十年他死的時候止，他在俄國中採用一種壓制政策，他在歐洲是一個極出力擁護專制主義的人。

至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即位的時候，有許多情形聯合攏來，使俄國歷史上有一種新轉機。俄國自古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失敗以後，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各種舊方法都極不相信了。大家都以為在這次戰爭中，西歐的種種理想和方法既已經證明了，比他們自己的要好些，那麼，俄國各種事業就應當效法西歐。俄皇也承認實行新政策是必要的，於是大改革的事業着手實行，並且一時進行非常順利。亞歷山大實行解放田奴，組

織新法庭，對於地方政府採用一種新制度，對於教育事業予以一種實在的刺激。然沒有多久俄皇看見他所未加取締的自由主義的勢力大張，遂起首遲疑不進，後來這種勢力竟大有將俄國社會全體組織推翻之勢。亞歷山大二世和他的叔父亞歷山大一世一樣，都沒有十分的決心，去繼續進行一種實在的和有統系的改良事業。

凡已經改變和將要改變的各種事業，將舊俄羅斯保守的本性和成見都驚動起來了。當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波蘭叛亂之際，俄國有許多自由黨人對於此事都表示同情，因此便引起俄國舊派中極強的反動力。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凱拉科左夫（Karakozov）謀暗殺俄皇沒有成功，這樁事可以看作俄皇在位中一種轉向點。俄國人的性情對於根本改革和逐漸的及溫和的改革這兩種觀念，向來是沒有十分習慣的。有許多人願意事事都改良，有許多人喜歡變更，即要變更也當慢慢地進行，在俄國社會的情形中，要想將這兩種人調和攏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一種革命的運動便發生出來了。這一個新派不獨是要將俄國特別的政治上的組織推翻，並且要將現社會根本上的各原則——財產，宗教，和家庭——推翻，當我

們想及此事，我們便知道他們兩方決裂的事是不能夠倖免的。

俄國革命運動在它的歷史上可以分作三種時期。第一期自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亞歷山大二世卽位起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止。這種時期中主要的特點就是消滅，而虛無主義（Nihilism）這個名詞普通用起來指俄國革命中全體的運動，其實只能夠用于第一期。虛無主義不過是黑格爾黨左派中一種精神，而自由加入畢西訥（Bichner）和莫列各德（Moleschott）的唯物論當做哲學上最終的解放。在俄國曾經受過教育的各種階級中，宗教一項是沒有勢力的，而俄國的哲學不是俄國人自己逐漸闡明出來的，不過是一種時髦學說從外國輸入的，既有這樣的情形，所以那種破壞力最大的唯物論便容易得勝。唯物論是一種最時髦的新學說；他在一般急進的思想家中非常得勢；他是很清晰的很簡單的，並且是很透徹的。他在一種沒有經驗和未經訓練的文化中，是特別適于生存的。

脫格尼夫（Turgenief）在他的小說父和子（*Fathers and Sons*）中，將虛無主義運動描寫出來了，他說虛無黨人「對於任何種權力都是不肯服從的，對於宗教，無論別人如何尊崇，

他們總是不肯信仰的」他們對於政治上的制度，社會上的組織，宗教，和家庭的意見，恰好如脫氏對他們所下的那種否定的批評是一樣的，這是他們很顯著的特質，他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有缺陷的。他們具有一種革命的急躁性，凡是從古時候遺傳下來的東西，不論是好的或是歹的，他們一概排斥。他們對於藝術，詩歌，感情，和風流韻事，都一概鄙棄不道。剖解一個蝦蟆，這種新事實可以加增我們積極的知識，他們以爲這樁事比較哥德的詩，和賴斐爾 (Raphael) 的畫，還要更加重要。

脫格尼夫在他的小說中以巴查諾夫 (Bazarof) 代表虛無主義，這並不是一幅什麼很動人心目的畫圖。巴查諾夫的勇氣，忠誠，精細，和獨立精神，固然可以欽佩；但是他的粗野，輕傲，和對於家庭感情的漠視，也是很可爭議的。因爲這位英雄早死的緣故，我們便不能夠看見他的性情以後的發達是怎樣的。我們覺得這本小說中這種模範的生活如果繼續下去，我們將看見他在一種積極的方面有許多很重大的變化。普遍的消極狀態。在個人或國家的發達中，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态度罷了。消極可以作爲治心的藥品，但是不能夠作爲養

心的食物。

凡一種解放的運動斷不能夠是一種純粹消極的事業；凡依一種運動中一個單獨的特點去描寫這種運動也是不適當的。一班虛無黨人因為研究達爾文 (Darwin)，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和穆勒 (J. S. Mill) 的著作便構成一種更擴大的世界觀；他們在早年也受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渦文，的影響，到後來又受了拉塞爾和馬克思的影響。虛無黨人對於受壓迫的各階級，歷來就表示一種真實的和無限的同情。他們很願意喚醒大家不要專奢談藝術和詩歌，不要專講什麼感情，因為這種東西常流于虛偽，他們要促起大家注意于人類「日食問題」，注意于普通人民因缺乏普通知識以致于滅亡這一類的事實。他們極力主張婦女應當享有男子所享的同等權利。

這種屬於哲學的虛無主義在俄國思想史上不過是一種過去的形態罷了，他雖有許多地方是可以訾議的，然他在俄國却有一種有益的影響，這是顯然易見的。在成見很深和積弊很重的俄羅斯，一付消極的藥差不多是必要的。但是這種運動不能夠永久以消極為他的養生

之源。當時代向前推移，在俄國所起的解放戰爭，遂逐漸具有一種積極的性質。

俄國革命的運動在這種情形之中，便轉入第二期，第二期就是社會主義的學說傳播時期。在西歐所發生的事實，如國際工人協會的興起和進步，巴黎地方自治團的猛烈爭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出現，都足以激動俄國一班擁護自由的青年之思潮。現在有一種積極的和效力很遠的理想，引起許多醉心自由之人的熱望，他們要極力拯救一般貧民，這種貧民在俄國就是那些愚昧的困苦農民代表出來的。巴枯寧之無政府的社會主義，在俄國這種新運動中是一種強有力的元素，這是毫無疑義的。此外，我們便當承認拉甫諾夫（Лавров）在這種運動中的勢力；拉氏是俄國一個著名的亡命客，他是代表無政府主義中一種溫和派，這一派承認無政府主義的學說當作一種合法的和循序的發達。俄國革命運動在第二期中也呈一種混雜的現象。然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却仍是一種顯著的特點，所以那種消極的原動力還是巍然存在的。

在革命運動的第二期中，巴枯寧有一句實行的格言，就是「走入人民中間」（Go among

the people) 去傳播新學說。這種途徑却不^知不覺爲政府的行動所推廣了。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前，好幾百俄國男女青年在西歐留學，而在瑞士國齊利池留學的人尤多。當這些男女學生在西歐的時候，時常和俄國革命的亡命之徒相接觸，他們將西歐各種尙未確定的理想，都傳染到他們的身上；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俄皇下諭召他們回國。他們遵命回國，但是他們却夾帶了許多新理想回來了。「走入人民中間」這句話在一般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中，却視爲一種有統系的原則，成爲一種嗜好，和一種時髦的東西。他們依照他們的信條，不要什麼形勢上的組織，他們的行動也沒有什麼確定的計畫。他們「走入人民中間」各人依照自己心中所感動的事實，去做新學說的宣講者。

他們跑到鄉下去，或是教書，或是擔任產科事業，或是以醫藥去幫助別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因爲要使自己和普通一般人民一樣，遂學了各種很卑賤的職業。他們多擇了一種木匠或鞋匠的職業，因爲這種職業是最容易學好的。還有許多人每日辛辛苦苦在工廠中做十點鐘的工作，因爲要是這樣，他們才能夠得到一種適當的機會去和他們同類的工人說一句

話。有許多男子和婦女是出身貴族的，並且是在各種優美的文明之中教養出來的，他們却甘心情願和俄國一般農民共同生活，忍受那些難以名狀的痛苦。他們努力將他們的手弄得非常粗硬，將他們的臉在太陽中晒黑，並且穿上破爛的衣服，務必要同鄉中農民一樣，能夠如此，他們才不致引起一般農民的疑竇，因為在俄羅斯國中，下等階級和紳士階級兩方的鴻溝，距離非常之寬，界綫也是非常分明的。

這些宣傳主義的人所得到的成效却非常有限。俄國一般農民的性情既極猜疑，而眼界又極狹小，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奇人所說的奇事，不容易了解內中所含的真意和目的。一般農民不獨是很猜疑的，並且是很冷淡的。還有一層，這些宣傳主義的人所傳達的使命，常作一種半吞半吐的程式，這種樣子在經濟發達的西歐各國才有些意義，在俄國他簡直是沒有靠着一般農民的經驗所能夠達到的地方。

這種傳播學說的社會僅經過一種很短的時期。一班傳播新學說的人做事毫不謹慎，這樣輕忽的態度在俄國人的性情中，似乎是狠自然的。因此，俄國政府便不難發見這一班人

的祕密，也不難追蹤他們。圖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尙沒有過完，他們差不多都關在牢中。從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起到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止，被捕的人在二千名以上。有許多人押在牢中，經過幾年之久，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之末，經警察調查的結果，才只有五十個人在莫斯科受裁判，一百九十三個人在聖彼得堡受裁判。有許多人是被法庭釋放了，然政府却用行政處分將他們一併放逐於荒遠的地方。

我們所述這種橫逆的遭際，遂使革命黨人用和平方法傳播主義的計畫歸於消滅；現在他們決意採用一種依實行動作的方法而傳播主義的計畫。他們決定雜居於人民中間，預備羣起爲亂，反抗政府。和平的傳播方法既被禁止，他們便採用激烈的方法，訴諸武力。在俄國人民中採用這種行動真是一種不顧利害的政策，因爲一般人民對於革命黨的宗旨，實在還不能夠了解。

因革命的行動所採用的計畫，要想成功，要想得到一般農民的信賴，只有假裝這種計畫是由俄皇批准的，這種情形真是俄國所特有的。斯蒂芬諾斐 (Gaeob Stepanovitz) 是革命

黨中一個很著名的人物，他在俄國西南部宣言，他受了俄皇的命令，在人民中組織一個秘密會，反對一班貴族，僧侶，和官吏，因為俄皇願意使一般農民得到土地和自由，而這些人通通反抗，使他不得實行他的計畫。斯蒂芬諾斐所說的話，大家聽了都不甚相信，以為俄皇不致於這樣沒有權力，但是他所組織的祕密會畢竟能夠成功，大約有會員一千人。當這種祕密計畫為警察所發覺的時候，那些農民對於他們受欺之事自然非常憤怒。就革命黨全體講起來，他們對於斯氏這種行為的方法並不贊成，這一椿事是我們應當聲明的。

這種激烈的傳播主義的方法和那種和平的傳播主義的方法一樣，在俄國人民之中都沒有得到實在的立腳地。革命黨覺得他們一舉一動都有中央政府的各機關跟在後面，預備即刻鎮壓他們，使他們的努力歸於無效。他們現在相信他們務必直接攻擊專制政體和擁護專制政體的臣僕，他們從來既沒有受過寬厚的待遇，他們決定也不以寬厚待人；於是革命黨對於皇室開始作一種決切的，有統系的，和殘酷的戰鬥。他們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自然會將他們歷來做事的態度大大地加以改變。他們棄去巴枯寧所主張那種散漫的或全然空泛的行